

从《包法利夫人》阐释福楼拜的审美现代性

任珂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 福楼拜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风俗人情进行真实细致描写记录的同时, 超时代、超意识地对现代小说审美趋向进行了探索。作为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福楼拜既接续了司汤达、巴尔扎克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 又展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背离, 属于孕育着现代性冲动的现实主义。而《包法利夫人》从主题意蕴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特征, 展现了文学现代性的萌芽并对现代小说理论作出贡献。

关键词: 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 审美现代性; 现实主义

DOI: 10.69979/3029-2700.24.6.024

1980年法国《文学报》在“纪念福楼拜逝世一百周年专辑”的编者按中指出“无论是法国还是在海外, 都发表了大量关于福楼拜的评论。人们对他的作品给以极高的评价, 并且一致公认, 福楼拜把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文学, 从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1]。福楼拜为何被评价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承前启后者? 本文在现实主义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 从福楼拜式现实主义与以往现实主义的区分中找到答案, 进而着眼于福楼拜作品中所表露出的文学现代性特征, 主题意蕴中通过人物形象和人物思想所展现出的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对抗, 对完美艺术形式的追求使得审美独立自觉并走向成熟, 以《包法利夫人》为具体分析对象探寻福楼拜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突破性和创新性。

1 福楼拜式现实主义的内涵阐释

1.1 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

福楼拜遵循着真实细致地记录现实的创作原则, 在给路易丝·科莱的信件中“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创作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诗歌与几何学同样的精确, 此时此刻, 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想必同时在法国的20个村庄里受苦、哭泣”。《包法利夫人》的灵感源自真实故事, 在其父亲的医院里, 有一个名叫德拉马尔的学生, 他的第二任妻子爱好小说, 生活奢华, 她先后遭到两个情夫的遗弃, 深受刺激, 而且, 由于借债供自己挥霍, 结果债台高筑, 不得不服毒自杀, 遗下一个女儿。

《包法利夫人》着力刻画的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风貌, 当时的法国弥漫着寻欢作乐、尔虞我诈的社会风气。展示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外省风俗的画面, 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作品内部充满着人民生活的艰苦和思想的不安, 浪漫主义的天真愚昧加上资产阶级的纸醉金迷。

1.2 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背离

福楼拜对现实内涵的理解既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选取和运用上, 又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内涵赋予上。

诚然, 现实主义作品旨在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 但福楼拜式现实主义同以往的现实主义不大相同。以现实生活为故事素材, 对其进行选取运用。巴尔扎克借用日常生活作为题材, 其目的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性主题, 《高老头》通过叙述高里奥在伏盖公寓的经历以及其葬礼, 展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而福楼拜则选取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的片段来展现人物的虚无状态, 《包法利夫人》中叙述爱玛婚后的散步、参加舞会、搬家等生活场景, 呈现其愚蠢的思想和空洞的精神状态。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以往的现实主义着重于塑造典型人物, 从荷马史诗的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 到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再到司汤达《红与黑》的于连, 是从人类的理想行为和理想生活中凝练出来的典型人物, 以描写人类的理性、再现理想生活为目的。但福楼拜所处的时代, 理性的追求、科技的进步、资产阶级商业社会的崛起等等, 产生一种痛苦的失落和异化感, 因而塑造了愚蠢乏味的人物形象以此来揭示批判现代社会关于进步、普遍的文明和福祉的诸多许诺。

正是福楼拜在传统现实主义发展历程中的脱轨, 才成就了其独特性的存在, 福楼拜式现实主义中有着现代性的特征, 即卡林内斯库明确指出的审美现代性, 是由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促成, 对资产阶级公然批判, 对社会现代性公开拒斥。福楼拜对愚蠢的现代社会的批驳和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恰是体现了文学现代性的特征。就《包法利夫人》这一作品而言, 通过人物形象和人物思想的愚蠢空洞所表现的主题意蕴以及由作者隐身所产生的叙述视角的变化和叙述话语的运用, 恰好体现了福楼拜作品中超出时代的现代性特征。

2 主题意蕴所表现的审美现代性

福楼拜作品的现代性是与社会现代性相对立的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作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推崇理性、科技和进步；而审美现代性是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促成，对资产阶级公然批判，对社会现代性公开拒斥。人们沉浸在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的美好论调中，福楼拜敢于冒险进犯，揭示现代社会是愚蠢的、堕落的，这与审美现代性的特征是相契合的。因而塑造愚蠢、诉说愚蠢成为福楼拜所要表达的主题意蕴。

2.1 塑造愚蠢的人物形象

《包法利夫人》中人物的理智是衰退的，身处幻想中的人们将理性抛之脑后。包法利先生不顾家庭的经济状况在满足妻子的幻想的同时也满足着自己对美满婚姻的美梦；忽视自己平庸的医术去做跛脚手术期望着名利双收。活在传奇小说和画卷中的包法利夫人更胜一筹，用考究的吃穿用度、装饰、贴身侍女来装点着与日俱增的上流情结。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莱昂不顾礼法将完美情妇的影子倾注在爱玛身上，走上一条通往痛苦的不归路。

而薄弱的理性又和旺盛的欲望相辅相成。爱玛渴望因情人的存在而产生的刺激，她在凌晨走出家门，踩着带着露水的草地，奔去情人家“她走进一个只有热情、销魂、酩酊的神奇世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碧空，感情的极峰在心头闪闪发光”^[2]。蓬勃的欲望在她的心头奔涌而出，她对待罗道尔弗、对待莱昂都像自己初遇爱情时的热切迷恋。爱玛忠实于本能的欲望，延续着自己浪漫的空想，将自己的情人想象成子爵，而自己也是和子爵身份地位同等的多情女。考究的装扮、谈吐、精美的餐食、精致的礼物，物欲的砝码和官能快感的重量最终战胜理性，萦绕至爱玛垂死之际。

在不切实际的美梦中理性被束之高阁，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变得简单浅薄，与传统现实主义人物相比，福楼拜的人物抓住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弱点，他们不再是理想化的典型，不再具有积极意义，进而也就失去了理性、进步的建构功能，达到了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驳斥和反思的目的。

2.2 诉说空洞的人物思想

福楼拜笔下的人物是流行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载体，他们重复僵死的语言，复制过去的行为，用匮乏的死去经验和语言来经验当下。空洞的语言背后呈现的是粘稠的停滞的思想状态，福楼拜将这种语言和心理状态展现出来加以批判和否定，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愚蠢和空洞。

人物的思想不属于人物本身，而是源于社会所流行的价值观念。爱玛的种种言行充斥着对浪漫思潮的模仿和再现，她所理解的浪漫爱情，不过是浪漫派小说和虚伪的上流社会勾起的浅薄幻想。最经典的便是爱玛参加伯爵舞会，听差踩碎玻璃的声音使得爱玛的意识从奢华的舞会中暂时脱离出来，回过头让她隔着玻璃窗户望见自己的过去。爱玛假借贵族和上流社会的视角窥见了生活的平庸。原本和窗外的农民生活相似的爱玛调换了位置，站在窗户外拿着精美的餐具吃着布丁。不甘、虚荣、高傲渐进，从小接受的教育在耳边低语，爱玛站在屋内逐渐分不清自身的身份，并对自己佩戴的假想身份颇为自满。“她过去的的生活，虽然像在眼前一样，可是在现时五光十色之下，也就完全消逝了，她几乎不相信自己这样生活过。她在舞厅，舞厅之外，朦胧一片，统统盖在黑影底下。”^[3]尽管舞会散场后，爱玛自知这种生活即将离她远去，身处虚假的梦和真实的回忆中，她不由得自己打开窗户吹着冷风，不由得自己买下高昂的衣物，不由得自己做着少女时期的长梦。直到自杀前可怜的爱玛都在认为让她痛苦的是爱情，让她不甘的是自己的多情女典型。铺天盖地的浪漫氛围充斥在她的回忆之中，罕见奢华的上流社会景象布满她的思想。

当人物用弥漫在社会中的价值观念装点自己的思想时，他们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自己原创性的见解，只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包法利夫人和莱昂关于风景、日落、大海之类的谈话和评论，都来源于浪漫思潮；当人物借用价值观念去经验生活时，得到的体验是单调乏味的，空洞愚蠢的。接受过修道院教育的爱玛，熟读流行于一时的传奇小说和画卷，其中描绘的绮丽场景和充沛感情，让爱玛对爱情和婚姻也有着浪漫幻想和期待。而爱玛用这种浪漫幻想去体会婚姻生活时，面对包法利先生的平庸愚笨，婚后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一般欢愉、热情和迷恋；爱玛又用同一套观念去体验情人关系时，最初的刺激热切不久便转变为腻味厌烦，“他们太相熟了，颠鸾倒凤，并不又惊又喜，欢好百倍。她腻味他正如他厌倦她。爱玛又在通奸中发现婚姻的平淡无奇”“爱情过分喧闹反使人麻木淡漠，再也辨别不出爱情的妙趣”^[4]。

福楼拜用愚蠢的人物形象和空洞的人物思想反驳了传统文学中对于英雄人物和理想生活的建构，理性、进步的外衣被撕开，人性的缺陷和弱点、现代社会的愚蠢和堕落正是福楼拜作品的潜在目的和立场，与审美现代性的目标相契合。

3 艺术形式所展现的审美自觉

福楼拜为艺术而艺术的诉求，使得艺术形式进一步自觉，进而审美现代性走向独立和成熟。《包法利夫人》为革新小说艺术形式作出了贡献，为现代小说理论提供

了重要范例。本文将从叙述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两方面来浅谈福楼拜作品中的艺术形式的创新。

3.1 由作者隐身引发的述视角的变化

在福楼拜之前的小说家，如巴尔扎克不加选择地表现大量细节，在需要的时候以叙述者的身份跳出来，发表评论和观点；福楼拜的创作原则是无动于衷和不介入，通过为繁杂的细节构造出秩序，无需多余的解释。作者的隐身，使得叙述更加客观冷峻，而正是由于作者的退出，即叙述者的退出，叙述视角从传统的全知叙述转向了聚焦于人物眼光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包法利夫人》中开篇用学生的视角来讲述对查理的印象“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个个字查字典，很是辛苦”^[5]；用查理的视角来回忆他的前妻；用查理母亲的视角来看待爱玛的日常挥霍等。由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聚焦于人物的眼光，因此福楼拜开始了视角转换的尝试，局部使用全知视点、多数时候使用小说人物的受限制视点，在查理与爱玛相识初期采用查理的视角，婚后则用爱玛的视角叙述，两人搬到永镇采用的是全知叙述等。

3.2 由作者隐身引发的叙述话语的革新

由于作者隐身，原本明显的叙述痕迹隐去，加之自由间接引语形式简洁，福楼拜在作品中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极具特色。自由间接引语取消了小说内部最重要的界限，即叙述者语言和人物语言的界限，使文字不依附于情节和意义而独立存在。它是一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但结合了第一人称直接引语的本质，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征，即有些句子看似用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叙事，其实暗暗地转用小说人物的主观视角来观察思考。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说“只要一一开始讲关于某个角色的故事，叙述就似乎想要把自己围绕那个角色折起来，想要融入那个角色，想要呈现出他或她思考和言谈的方式。一个小说家的全知很快就成了一种秘密的分享，这就叫‘自由间接体’。”^[6]

自由间接引语尽管在人称和时态上形同间接引语，但在其他语言成分上往往跟直接引语十分相似。究其本质，自由间接引语就是大量运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并借用人物当下的视角，“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出现引用的痕迹，没有引述句的闯入，而且叙述时态是一成不变的”^[7]。在自由间接引语中读者听到的是叙述者转述人物话语的声音。如果叙述者同情人物，必然会使读者受到感染，增加读者对人物的同情感。这样不仅能保留人物的主体意识，而且能巧妙地表达出叙述者隐形评论的口吻，《包法利夫人》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也许想对一个什么人，说说这些知心话，可是这种不安的心情，捉

摸不定，云一样变幻，风一样旋转，怎么出口呢？她缺乏字句，也缺乏机会、胆量”^[8]。“也许”一词是爱玛的内心独白，表现人物对周身所体会到的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的模糊表达，但也暴露了叙述者的存在，是叙述者对爱玛心理的猜测，“她缺乏字句，也缺乏机会、胆量。”，同样也是叙述者对爱玛的评论。用以引起读者对爱玛当下境况的共鸣和同情。

福楼拜的作品的面孔是复杂的，它们既存在现实主义的特征，又含有现代性的冲动。只有在福楼拜式现实主义同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分中，才可将其面孔窥见一二。而福楼拜作品中的现代性特征正是其超越时代的独特性所在，福楼拜对现代社会的批评和反思凝聚在作品中愚蠢的人物形象和空洞的人物思想之中，体现着审美现代性的突出特征；而福楼拜本人对于艺术形式和完美风格的追求，使得审美趋于自觉，进而审美现代性走向独立和成熟。

参考文献

- [1] 郭文娟著. 福楼拜作品话语系统现代性初探[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5).
 - [2] (法) 福楼拜著. 包法利夫人[M]. 李健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第176页.
 - [3] (法) 福楼拜著. 包法利夫人[M]. 李健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第55页.
 - [4] (法) 福楼拜著. 包法利夫人[M]. 李健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第184页.
 - [5] (法) 福楼拜著. 包法利夫人[M]. 李健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第6页.
 - [6] (英) 詹姆斯·伍德著. 小说机杼[M]. 黄远帆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第14页.
 - [7] 吕国庆著. 论自由间接引语与乔伊斯的小说构造[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03).
 - [8] (法) 福楼拜著. 包法利夫人[M]. 李健吾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第43页.
 - [9] 申丹著.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0] 范能维著. 《包法利夫人》与审美现代性[J]. 东吴学术. 2019(5).
 - [11] 赵广全著. 试论福楼拜小说的创新性——以《包法利夫人》为例[D].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 [12] 王钦峰著. 福楼拜与现代思想[D]. 四川大学. 2006.
- 作者简介：任珂（1999年-），女，汉，河北邯郸，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